

ORIENTAL STUDIES TRIPOS PART II

Chinese Studies

Monday 31 May 2010 13.30 to 16.30

C.13 MODERN CHINESE TEXTS, 3

*Candidates should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three texts into English.
All questions are of equal value.*

*Write your number **not** your name on the cover sheet of **each** Answer Book.*

STATIONERY REQUIREMENTS

*20 page Answer Book x 1
A Rough Work Pad*

SPECIAL REQUIREMENTS

*Copies of the **Xiandai Hanyu**
Cidian will be provided.*

**You may not start to read the questions
printed on the subsequent pages of this
ques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hat you may
do so by the Invigilator.**

1.

今年在中国参加高考的一千多万考生是由与网络共同成长的九零后组成。考试前网上讨论技巧、考试结束十分钟作文题即公布在网上……呈现出网络时代的显著特征，也促成更多人关注和反思高考制度。

高考（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中国大陆的一件大事，无数人希望通过这次考试进入理想的大学，从而改变命运。每逢高考，全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为考生服务。今年六月七日，一千零二十万考生走进全国各地的考场，争夺六百二十九万个本、专科学生席位。而今年的高考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九零后高考，九零年及之后出生的考生将占据高考人数的绝大部分。当这群与中国网络共同成长的孩子也要开始挤上高考独木桥时，网络爆发出异常的能量。

考前一周，整个中国大陆显得很安静，到处都有正在做最后努力的考生，大家都默默地配合着，尽量降低说话声音，方便他们复习。虽然现实生活很安静，但网络却已经开始敲锣打鼓了。各大网站都开辟了高考专栏，邀请专家在线问答。静谧的夜晚，平日惯于在孩子耳边唠唠叨叨的家长们，悄悄转移了阵线，到网上大吐苦水与不安。孩子应该吃什么、如何抚平孩子的心态、怎么让孩子这三天休息好……重复着这些一问再问、明知故问的话题，家长们也在释放着自己心中积压已久的焦虑。

每年高考花样繁出的作文题必定是最吸引人眼球的环节。今年的天津作文题《我说九零后》，就让不少身为九零后的网民十分兴奋；北京作文题《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引用了流行歌曲中的歌词，让人耳目一新；广东作文题《对常识的经历与认识》再度引起了对社会的热烈讨论。

关注高考的人远不只是急于知道分数的考生，还有一些网民在网上大谈特谈他们当年高考的经历和感受。北京新东方 GRE 英语考试培训老师罗永浩从来没上过大学，他也跑到网上拆高考的台，「我不上大学是因为我在意教育体制对我的侮辱」，言下之意「大家都来上我的英语培训班」。网络时代，这场年度大考已然演变成了的全民高考。

高考结束，永远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学生因作弊被抓，也有劳累过度的学生猝死宿舍，还有考试失利的男生持刀砍死七旬老人……被人们视为「唯一翻身机会」的高考制度依旧在不断地惹出乱子。不少考生考完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更新博客，到网上拍卖参考书。

2.

今天必须改造我们的说话

六十多年前延安曾发起一个运动，主张推倒传统的“党八股”，实行生动活泼明快的新文风。今天我们的社会政治话语之积习难改，严重程度可能不亚于当年的“党八股”，所以，就跟当年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样，今天必须改造我们的说话。

云南省委宣传部近日推出的媒体新政，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大胆尝试。在就陆良事件下发的紧急通知中，云南省委宣传部不客气地批评了部分媒体一味迎合地方政府，把卷入陆良事件的当地群众脸谱化、妖魔化。通知据此提请媒体，以后报道和评价突发公共事件，不得随意给群众乱扣“刁民”“恶势力”等帽子，要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词。此种新政一经推出，马上欢呼四起，天下苦专政话语久矣，天下望公民话语、法律话语如大旱之望甘霖，于此可见一斑。

就跟当年告别“党八股”一样，今天必须告别传统专政话语，必须在话语体系上拨乱反正。这种话语转型，已经构成当下政府转型的重要内容。云南媒体新政的价值正在于此。

其实这方面早有先声。去年瓮安事件中，针对瓮安当局借属下媒体对当地民众口诛笔伐，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问题，予以严厉抨击，令人耳目一新。再经通钢事件，新华社公开批评地方当局轻率指责通钢职工，呼吁群体性事件少用“不明真相”，至此传统专政话语已在公共空间极显狼狈。云南媒体新政之新，主要是上升到了媒体管理的层面，甚至进而要求本省各级政府亦当反思和清理，以体制机制的形式固化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的确弥足珍贵。

在这个利益博弈时代，要想完全避免社会冲突，不过是一厢情愿。关键在于有没有社会冲突，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云南正尝试以现代政治智慧来处置社会冲突，尝试以更健康、更友善的方式来处置社会冲突。这无疑大有益于疏导社会积怨，推动官民良性互动，非但不会有损反而刷新和提升了云南的形象。云南一马当先，其他地区和部门何妨急起直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XIAO SHU, *Nanfang Zhoumo*, 2 September 2009,
<http://www.infzm.com/content/34127>

(TURN OVER)

3.

不久滇越铁路断了,各处“转进”的战事使好多人的故乡随“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伤感老歌一齐失去。Cynical的习气普遍地增高,而洗衣的钱付得少了,因为旧了破了,破旧了的衣服就去卖了。渺乎其远的希望造成许多浪子。有些人对书本有兴趣,抱残守拙,显得极其孤高。希望既远,他们可看到比希望还远的地方。因为形状褴褛,倒更刺激他们精神的高贵,以作为一种补偿。这是一种斗争,沉默而坚持,在日常的委屈悲愤的世俗感情的摆落中要引接山头地底水泉来灌溉一颗心的滋长,是困苦的。有些失了节,向现实投了降,做起生意起来了,由微渐著,虽无大手笔,但以玩票姿态转而下海,不失为一个“名家”局面。后一种人数自极少。正因为少,故在校中行动常一望而可指出。这才是一个开始,唯足以启发往后的不正常。本来战争的另一名词即不正常。这点不正常就直接影响绿杨饭店的营业。——现在,绿杨饭店已经为人耳熟,代替原来的“扬州人”。在它开张了,又扩充了时候,绿杨饭店是一个名词。一个名词仿佛可有可无的。而现在绿杨饭店成了一个实体,店的一切与它的招牌分不开了。

第一,扬州人已经不能代表一个店了;而且这个饭店已经非常地像一个饭店,有时简直还过了份!

那个南京人,第一天,我从他的后脑勺子上即看出这是属于那种会堆砌“成功”的人。他实事求是,稳扎稳打,抓紧机会,他知道钱是好的,活下来多不容易,举手投足都要代价。为了那个代价,所以他肯努力。他一早晨冲寒冒露赶到小南门去买肉,因为每斤便宜多少钱;为了搬运两袋面粉,他可以跟挑夫说许多好话或骂许多难听话;他一边下面,一边瞟着门前过去的几驮子柴;他拣去一片发黄的菜叶子,拾起来又放到砧板上;他到别家铺子门前逛两转,看他们的包子蒸出来是什么样儿,回来马上决定明天他自己的包子还可以掺点豆芽菜,而且放点豆腐干也是个可试的办法。

WANG ZENGQI, “Luopo”, *Wang Zengqi quanji yi*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98), pp. 99-100.

END OF PAPER